

你经历过的尴尬是什么？

半夜爬墙，我摔在了一个陌生男人身上，差点让他断子绝孙，葬送我下半辈子的幸福！

最致命的是，他是我的代课老师。

就离大谱啊！

【已完结，一级甜～】

1

真的，以我的亲身经历奉劝大家千万不要半夜爬围墙！

千万不要！！！！

事情是这样的：

某天，我没能禁得住小姐妹的诱惑，出门蹦迪了。

凌晨一点才回学校。

那时宿舍楼的大门已经关了。

我东看看，西看看，哟，路上没什么人嘛。

正合我意。

我光明正大地绕到了一处地方，地理位置非常好，没监控，够黑，被人看到了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而且我经常看到有人从这里爬进去，脚印都在呢。

说干就干，我上了。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

他妈的下不来！下不来啊！

而且底下太黑了，我都不知道往哪儿落脚。

正当我准备原路返回、睡大街凑合一晚的时候，我的脚很不争气地扭了一下。

我.....自由落体运动罢了。

嘿，不疼。

而且我当时怀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兴奋感，脑抽地说了一句，“原来这底下这么软啊，难怪大家都爱往这爬。”

我还挪了挪屁股，心道下次蹦迪不愁了。

就是屁股底下的触感有点奇怪.....

“坐够了吗？”

你们能想象到那种感觉吗？

月黑风高夜，空无一人时，结果冷不丁在你身下响起一个声音。

直接给我吓吐了。

我一个蹦起来，慌乱间踩到了一个东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他的手。

我.....没站稳，又趴下了。

还磕上了他的额头。

他本来要爬起来，结果被我这么一磕，又躺下了。

他真是个硬骨头，被我这么折腾，也没哼上一声。

这次我学聪明了，小心翼翼地从他身上爬下来。

他也爬起来了，整整高我一个头，我敢动吗？我不敢动。

他一拳过来我会没。

我有点紧张，顿时觉得肚子有点凉飕飕的。

低头一看，

嘿，终极社死，我的毛线小吊带散架了！还挂上了他的裤拉

链！

该死的pdd！我就说29.9的不靠谱！要买39.9的！

我下意识就要去解毛线，在快碰到他的某重点部位时，被他制止了。

好像.....是不太合适.....

“好了。”他的声音低哑，怪好听的。

我左手拿着一团毛线，右手捂着肚子，小声道：“这位同学，实在对不起，我真没想到你会在这里.....你还好吗？要不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吧？”

他就站在那里，什么话也没说。

我能感觉他在定定地看着我。

我被他看得一阵发慌。

应该没磕坏脑子吧？我我、我赔不起！

“不用，没什么大问题。”

他的声音这么平静，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我总不能就这样不管他吧？那是渣女才会做的事情！

“你是哪个院的啊？方便把你联系方式给我吗？如果真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

他从裤袋里掏出了手机，“微信？”

“嗯。”

他打开手机，在微弱的灯光中，我看清了他的脸。

帅气得不像话。

在绝世大帅哥面前社死，

我不活了！

我战战兢兢地扫了他的二维码，头像全黑，还挺……暗黑系的哈。

“那……你有问题就找我，别藏着掖着。”

“嗯，你先回去吧，太晚了。”

还挺体贴。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赶紧开溜，毕竟我的灵魂已经死了。

在离开几十米后，我回头看了一眼，暗黑系帅哥正……爬着墙。

原来，我们都一样。

大学这座城啊，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内的人想出去。

2

这件事没多久就被我置于脑后了。

人嘛，就得学会自我安慰。

当然，出于责任感，我还是问了暗黑系帅哥他还好吗。

他的消息极其简短，“还好。”

然后就再也没开口找过我。

或许他真是个硬骨头吧。

我摊牌了，其实我根本忘不了那天晚上，毕竟那位帅哥的脸实在惊为天人。

如果我没在他面前社死的话，凭着我这个靓男雷达探测器，应该很快就能在学校发现他，然后.....开始一段美好的感情嘿嘿嘿。

这是我第n次叹气。

室友肖肖凑过来，悄声问我：“冷冷，你怎么了？”

我能告诉她怎么了吗，当然不能。

要不下课后还是再去慰问一下那位帅哥吧，机会嘛，得自己创造。

诶，只要他的池塘里没鱼，我就能自己跳进去自由翱翔。

送上门的小美女，谁能拒绝呢？

肖肖问个不停，我敷衍道：“昨天没睡好。”

说着，我钻进桌底捡笔，还没起来呢，肖肖就抓着我的手臂，声音激昂，“冷冷，快看！你快看！”

她一激动，也把我也给整激动了，完全忘了自己是在桌底，一抬头，好家伙，我这铁头差点把整张桌子掀翻。

我一声痛呼，惊叫着钻出来。

肖肖捧着脸看着前方，根本没管我死活。

“看啥……”

一句话哽在我的喉咙里。

白衣黑裤、金丝边眼镜、宽肩窄腰，赫然就是被我坐在身下的暗黑系帅哥！

我闹出的动静太大，他坐在讲台后面，正似笑非笑地看着

我。

应该只是被我的行为艺术弄笑了吧？他应该不记得我吧？

我祈求上天，他没看清我那天晚上的样子。

救命啊！他竟然是新来的代课老师！

我社死就算了，学校根本不准晚归！会被扣学分+谈心谈话的啊！这还不算狠的，最变态的是，要写检讨，写得好还会放在公告栏里展示，写得不好就继续写。

所以吧.....四舍五入就是，一定会被展示。

微笑.jpg

但是他也爬墙了.....应该没什么事吧？吧？吧？

正当我忐忑不安、想着要不要请假装死的时候，上课铃响了。

暗黑系帅哥.....啊不是，现在是帅哥老师了。他缓缓起身，神情正经，道：“大家好，我是贾俞森。王老师由于身体原因需要在家休养，这个月将由我担任你们的单片机老师。”

底下一阵欢呼，这群男孩怎么回事？人家又不是美女教师！叫这么欢干什么？！

他勾了勾唇角，笑得还怪好看的。

但我总感觉，他的目光似有若无地往我身上瞟。

果然，人不能做亏心事，我都出现幻觉了。

“对了，接下来的这一段日子里，也将由我临时担任一班的班主任，”他顿了顿，环顾一周，“班长在哪？”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肖肖扯了扯我的袖子，我面带微笑地站起来，不卑不亢，声音洪亮，“贾老师，我是班长林泠。”

他的神情很淡定，一点儿惊讶的感觉也没有。

看上去就像这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看来是那天夜色太黑，他没看清我的脸。

完美。

“嗯，下午来我办公室一趟吧，物理楼308。”

不去行吗？

我不敢问，蹦迪时我重拳出击，学校里我唯唯诺诺。“好的，贾老师。”

他给了我个眼神，示意我坐下。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放在讲台上的左手被包得严严实实。

不会是我那天.....踩的吧？

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

耳边的声音逐渐模糊不清，与此同时，一个东西托住了我的下巴。

我迷迷糊糊地醒过来，拍了拍身旁的人，“肖肖，我没睡着。”

肖肖举起双手，表情像吃了苍蝇一样难看，“不是我。”

右边不是，那就是左边咯。

好家伙，我醒了，完全醒了。

是贾俞森！他手里的书正托着我的下巴.....

整个教室的人都看向我们这里，好家伙，今天都没人打瞌睡吗？！你们以前不是打得最勤的吗！！！！

苦笑.jpg

他收回书，语气淡淡，“既然班长没睡着，那就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单片机AT89S52的18和19脚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他站在我面前，气势实在太足了。

我磨磨蹭蹭、不情不愿地站起来。“什么机？”

“AT89S52。”

“.....什么脚？”

“18、19脚。”

耳边已经传来了好几个答案，但我.....根本听不清。

“我、我不会.....”

贾俞森挑了挑眉，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他拿书敲了敲我的桌面，“以后早点睡，不要在课堂上补觉。”

其实这跟补觉无关，这知识它，根本不进脑子啊！

我敢当着他的面说吗？我不敢。

于是我唯唯诺诺地点头，声音细若蚊吟，“知道了，贾老师。”

我看着他的背影，狠狠地知道了一件事情，他恐怕.....记得那天晚上的我。

我死了。

他喊我去办公室肯定是想谈心谈话！

站在虚掩着的308门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大义赴死。

我刚敲了两声门，里头就传来声音，“进来。”

窗边的男人正看着书，光影投射在他的侧脸上，显得分外温柔。

我被他的美貌晃了眼，像只傻呆鹅一样朝他打招呼，“嗨。”

他挑了挑眉。

这个男人，好看得太亮眼了。

一举一动都在往我燃烧的芳心上浇汽油。

夕阳洒在他的办公桌上，电水壶里正烧着水，嗡嗡嗡地响，热气袅袅而上。

我坐在沙发上，有些局促，“老师，您这手.....怎么弄的？”

先装傻，试探一下他。

他正收拾着桌面，听到我的话，鼻子里哼出声。

我的心都吊起来了。

他扭过头看我，“你不清楚？”

好家伙，装傻失败，他果然记得我。

我讪笑不已，一时之间不敢说话。

他指着茶罐，问：“红茶还是绿茶？”

我摇了摇头，心下十分抗拒。

“那就红茶吧。”

果然，我是被请过来喝茶的，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水壶里的水开了。

为了拯救我在他心目中的好学生形象，我十分积极地走上前，“贾老师，我来帮你！”

我根本没注意那壶水还在往上冒着水蒸气。

我手刚伸出去，就被烫了个正着。

还没等我做出反应，我的手指就被他含住了。

我炸了。

整个人都在发抖。

他这才像回过神来似的，将我的手指带到水龙头下，拿凉水冲洗。

“抱歉，我刚刚……”

我笑得甜美，心里却在疯狂尖叫，“老师也是一片好意，没事。”

他有没有事我不知道，反正我有事。

我整个人脑袋发麻，指尖全是刚刚那种奇怪的感觉。

他的唇是上薄下厚的那种，唇形很漂亮，不知道亲上去是什么感觉……

他清了清嗓子，耳根子泛红。

我这才回过神来。

救命！我刚刚一直盯着他的嘴！

他将茶杯递给我，“尝尝怎么样。”

唉，年纪轻轻，却已经有了我爸那个年龄段的爱好了。

我接过杯子，还好，不是很烫，我象征性地吹了吹，一饮而尽。

“再来一杯？”

我砸吧砸吧嘴，点了点头。不要白不要，刚刚还没试到味。

他又往茶杯里倒水，骨节分明的右手握住壶把，紫色的茶壶衬得他的手分外苍白，几根青筋掩在薄薄的皮肤下。唔，真好看。

对了，我来干什么来了！我来认错的！

怎么光顾着贪图美色去了！

我挪了挪屁股，有些不安，“贾老师，我错了。”

我低着头，语气愧疚。

“错在哪里？”

“我不该那么晚回宿舍楼，不该半夜爬墙，不该没看清底下的人就跳下去，还不该……”

我偷偷抬头瞄他一眼，他的注意力都在茶上，根本没看我。

于是我继续道：“踩您一脚。”

“还有呢？”

“还有？！”

我的语气太惊讶，惹得他瞥了我一眼。

他的神情似笑非笑，像是在……看我笑话似的。

我拧眉，仔细回想那天晚上的情形，突然，我灵光一闪，
“啊，我知道了！我那天不该穿小毛衣！不该坐在您身上不下来！”

毕竟，那天的情况是真的很尴尬。

贾俞森倒茶的动作顿了顿，轻咳一声，道：“你不应该上课睡觉。”

原来指的是这个啊。

他的耳根子好像更红了。

我连忙点头，“您说得对！”

我又道：“贾老师，您的手.....还好吗？”

他抬眼，反问我：“你觉得呢？”

还真是送命题呢。

“我觉得.....不怎么好.....”

他举起左手在我眼前晃了晃，“嗯，医生说如果我再晚去一点，手就废了。”

“这么严重？”愧疚之情油然而生，我嘟囔道：“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肯定很疼吧？”

“还好，”他抿了口茶，“只是偶尔会有点不方便。”

犹豫了许久，我还是道：“要不我来出医药费吧。”

他很干脆地拒绝了，“不谈这个了，说说今天上午的事。”

他果然没打算放过我。

我立马正襟危坐，“贾老师，真的是那个知识不进脑子……”

他拧着眉，重重放下茶杯。

我不敢狡辩了。

4

我乖乖坐好，双手放在大腿上，动也不敢乱动。

装乖这事吧，我很有一套。

“我刚看了眼上周的随堂测验，情况很糟糕。”

我小心翼翼地问：“贾老师，我及格了吗？”

他斜我一眼，脸上的表情就四个字，“你在做梦？”

我的心死了。

或许是见我太过失落，他又道：“基础知识不扎实，很多答案都牛头不对马嘴。”

他还不如不说话呢。

“一班有晚自习吗？”

我摇了摇头，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嗯，那从下周开始晚自习吧，教室我来安排。”

“老师.....别、别吧.....”

他瞥了我一眼，我直接一个闭嘴。

晚自习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不过还好，没提写检讨的事。

离开办公室后，我马上把要上晚自习的消息告诉了我的小姐妹们，群里炸开了锅。

“不行不行！宝子，下下周的live house没你不行！”

“对啊姐妹，溜出来啊，晚自习有啥好上的。”

我当然知道不行，我他妈是主唱啊！

为了这次演出，我们都排练半个月了！虽然只有一首歌，但那也是上台的机会啊！

我打字打得飞快，“新班主任肯定是为了给我们下马威，没准搞个几天就不搞了。不过有一说一，他的脸长得是真的好看。”

“没照片一律当你嘴炮处理。”

我回，“放心，马上给你们安排！”

偷怕的机会来得很快。

毕竟单片机的课一周有一二三四五大节！

我将手机放到桌洞里，悄咪咪伸出摄像头。

咋，妈的，闪光灯亮瞎了我的眼。

奉劝大家，下次偷拍的时候，一定要检查闪光灯。

要不然就会像我一样，收到被偷拍对象的死亡凝视。

他脸上的表情我捉摸不透。

我还能怎么办，只能朝他假笑，像只招财猫一样朝他摆了摆手，“嗨。”

他没理我，又低下了头。

我觉得我会很惨。

不知道今天还会去办公室喝茶吗.....

倒是肖肖笑得欢快，小声道：“冷冷，我就知道你喜欢贾老师这一款。”

喜欢是喜欢，但我敢下手吗？我不敢。

她捧着脸，看向台上的人，馋人家身子的意图不要太明显，“对了，他都上论坛了，有人把他的履历都扒出来了。最高学府A大毕业，毕业后还直接进了咱们市的自动化研究所，成为里面最年轻的研究员.....”

好家伙，如果我追他的话，会不会因为有可能拉低他们家族的平均智商而被拒绝啊？

光是想想那个画面就觉得悲催。

算了算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

我的爱情梦，从我趴在他身上，小毛衣勾住了他的裤拉链时，就碎了个干净。

5

晚自习很快组织起来。

不知道这位研究员，哪里来的时间这么闲。

帮我们班主任代课就算了，还监督我们晚自习？

就很淦。

自从偷拍事件过后，我根本不敢跟他面对面说话。

在路上看到他就一个字，跑！

在我的第三个晚自习即将开始时，林圩给我发了个微信消息。

“泠泠，我到C市了，出来玩吗？叔叔请你吃顿好的。”

林圩是我小叔叔，堂的。他爸和我爷爷是差了二十来岁的亲兄弟。

“不去，忙着呢。”下周单片机又有随堂测验，我想死。

如果挂了，我.....肯定又要被请去喝茶.....

“有帅哥哦，还不止一个，哇，身高188，腹肌八大块.....”

“你别说了，我去，地址发我。”

林圩很满意地挂了电话。

我的心开始荡漾起来。

下午六点五十，我到了酒店，美女是不能迟到的。

我推开包厢门，里面只有一个人，正低头玩着手机，熟悉的

白衬衫，熟悉的石膏手，熟悉的金丝边.....

贾俞森！

就他妈离谱！

逃晚自习被班主任现场抓包，这还得了！

我.....

赶紧跑！

我立刻关门，一颗小心脏跳得飞快。

主要是.....我跟他说我肠胃炎不能去晚自习，还让我的护士小姐妹帮我开了诊断单，这才征得他的同意。

结果在酒店碰到了.....我要说什么？其实我是来开房而不是吃饭的吗？

这种回答更想死好吗？

我抬眼看了看包厢号，606，没错啊。

林圩肯定发错了爱的号码牌！

他说的，不止一个帅哥！

我跑远了点，正要打电话给林圩让他发正确的包厢号过来，

一只手就搭在了我的肩上。

我回头，林圩站在我背后，一身休闲装，颇有几分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味儿。

他道：“就到了？今天没踩点，不像你的风格啊。”

我翻他一个白眼。

他嬉皮笑脸的，搂着我的肩，往包厢走去。

还真是606。

他正要推门而入，我赶紧阻止他，“待会——”

门从里面开了。

正是贾俞森那张帅脸。

救命！现在逃离地球还来得及吗？

“贾、贾老师.....”

我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

我就不应该说我肠胃炎，说我来大姨妈也好啊！

林圩有点惊讶，“你俩认识了？”

贾俞森点点头，语气平静，“嗯，我的学生。”

他侧身让我们进去，又道：“我出去接个电话，你们先点菜。”

他离开了，而我根本没有点菜的心思，“林圩，其他人呢？你说的不止一个呢？”

林圩翻着菜单，丝毫没有要被打的觉悟，“我难道不算帅哥？冷冷，你想好再回答。”

我冷笑着掐了一把他胳膊上的肉。

“贾俞森是不是也知道我和你的关系？”

“他不是在你们学校代课嘛，我就提过一嘴你，我真没想到他代的就是你的课.....”

果然！贾俞森知道我今晚要跑路当交际花！他就是想看我怎么找理由不上晚自习！

这个臭男人！

林圩将目光从菜单挪到我身上，“冷冷，你见他怎么跟得老鼠见了猫似的？”

“有、有吗？”

他捏上我的后脖子的肉，“就刚刚，你这块肉，是缩着的。”

我正要开口为自己正名，贾俞森推门而入。

我还正，我正个屁。

不争这口气了。

6

包厢里又陆陆续续来了好几个人，都是帅哥。

林圩凑到我耳边，“怎么样？你小叔叔我够意思吧？”

我点点头，“还算有点叔叔的样子。”

有个寸头大帅哥问贾俞森，“阿森，你这手怎么弄的？”

我心虚极了，假装夹菜，实则是在偷偷瞄他。

他神情自若，道：“被人踩了一脚。”

“这都能被别人踩？不会是在床上吧？”寸头大帅哥笑起来。

贾俞森没说话，既没否认也没肯定。

“才不是在床上！”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我。

我脑抽了才说出这句话，我这不是自己暴露自己吗？！

寸头大帅哥的目光在我和贾俞森之间来来回回好几次。

连林圩都略带惊讶地看着我，“冷冷，你踩的？”

寸头大帅哥揶揄道：“小姑娘，你这得对人家负责啊。”

我无言。

我也想负责，可他完全没给我机会。

倒是贾俞森开了腔，声音冷冷清清，“怎么负责？”

“这负责的概念可就广了。”寸头大帅哥清了清嗓子，“洗衣做饭事小，以身相许事大。”

林圩拿筷子敲着碗沿，制止他，“诶，刚子，他俩的事情，你别闹。”

“你也知道阿森什么性格，我不推他一把，怎么成？”

“那你们也别惦记我侄女啊！”

我过来.....就是惦记他们的啊.....

我低头吃饭，结果一粒饭进了气管，我猛地咳嗽起来。

“你看，你们把我侄女吓到了吧。”

林圩光嘴炮，根本没管我死活。

一只手在我身后拍打起来。

是贾俞森。

我尬笑，“谢谢贾老师。”

他递给我一张纸巾，抬脚出了包厢。

原来给我拍拍只是顺路啊。

名为刚子的寸头大帅哥懒得和林圩扯，遂把目光转向我，“小姑娘，阿森是你老师？”

我点点头。

“哦～”这个字被他说得百转千回，暧昧异常，“师生恋倒也刺激。”

我咳得更厉害了，心虚的意思非常明显。

林圩挑眉问我，“冷冷，你不会真喜欢阿森吧？”

哄堂大笑了家人们。

竟然被他猜中了。

“美少女的事情，你少管！”

我赶紧跑路，打开门却撞进了贾俞森的怀抱里。

我捂住鼻子，眼泪汪汪。

他弯下腰，将头凑到我的视线下方，目光关切，道：“跑这么快干什么？”

还是我的错吗？！

“你不会躲开嘛！”

话一出口，贾俞森僵住了。

我也僵了。

我这句话，太像撒娇了。

我怎么敢对他撒娇呜呜呜。

他就是本冷的克星。

这会儿好了，整个包厢里都是干转百回的“哦”。

林圩的朋友果然和他一样，都不靠谱！

我的脸红出天际，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还要晚自习，先走了！”我捂住鼻子就往门外走。

贾俞森站在我身后，声音里带了些笑意，“嗯，我也去。”

刚子那个大嗓门还在叽里呱啦，“他俩绝对有戏哈哈哈哈哈哈！”

贾俞森追上来，“我送你回去。”

我的目光落在他包得严实的左手上，这样子.....真能开车吗？

被抓的时候，如果我坐在车上，会被一起抓到交警队吗？

我断然拒绝，“不用，我的车就在外面。”

“你送我回去也可以。”

7

酒店外，我左找右找，才看见了我那辆被卡宴挡在后面的小毛驴。

我好害怕。

但小毛驴总不能不要了吧。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挪着车，贾俞森看我那畏畏缩缩的样，伸出一只手来帮我。

他靠我靠得好近哦。

我的手肘无意间靠上了他的胸。

家人们，我升天了！触感很好！

当我想装作无意再怼他胸口一次时，我的手肘，被他的手掌握住了。

糟糕，被抓包了。

贾俞森略带深意地看我一眼，什么也没说，继续挪车。

终于！我的小毛驴被解放了！

“先声明啊，我这后面没坐过人，我技术不好。”

他点了点头，好像并不是很害怕。

为了表明对我的信任，他甚至比我还先一步坐上小毛驴。

他那两条大长腿，配上这个小毛驴，怎么看怎么好笑。

“还愣着干什么？”

我坐上了驾驶位（bushi）。

今天的晚风很温柔。

但我端坐着，屁也不敢放一个。

身后传来声音，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默，“你好像一直很怕我。”

“有、有吗？”

“有。”他的语气十分笃定。

“您听我狡辩！”我有点心虚，“那是尊敬，不叫害怕。”

他目光无奈，“我不吃人。”

“单片机吃人！”

我看到他，脑子里就浮现那该死的、根本看不懂的编程！

他笑出了声，多说多错，我干脆闭嘴。

路上有个小孩突然冲过来，我一个急刹，贾俞森的脸猝不及防地磕上了我的背。

我听到他一声痛呼。

偏偏那孩子的奶奶还指着我破口大骂，“你长没长眼啊！没看到这里有人吗？！开这么快，赶着去投胎吗？！”

要是平时，我直接一个祖安人变身。

但是现在不行，我身后的是贾俞森。

他动了，站在我的面前。

“这位女士，请您搞清楚，是您的孙子先冲出来的，”他抬头看了一眼，“监控拍下了全程。如果真要算起账来，您讨不了好。我的小姑娘脸都白了，我们有权向您索要精神损失费。”

一提到这什么费用，那老太太就不说话了。

我的脑子里全是那五个字，“我的小姑娘”。

这个称呼是给我的吧.....

“另外，不出意外的话，您会比我们先投胎。”

救命啊！贾俞森太会怼人了，一个脏字没有，却把老太太气得不要不要的。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朝我发射了个wink。

一张帅脸不仅能出道，还能让我直接去世。

家人们，帅得我心肌梗塞了。

怎么会有人幼稚和成熟并存啊！

救命！简直要人命了这个男人！

我们的小毛驴又发动起来，我严肃道：“贾老师，以防再次出现刚刚那种情况，你可以抓住我的衣服。”

他抓住了，

小心翼翼地沾着我衣服的一角，小拇指翘着，莫名可爱。

我在偷笑。

8

我将小毛驴停在校门口，心情极好地朝他挥了挥手，“贾老

师，明天见！ ”

“明天周六。 ”

对哦！ 太开心了！ 不用上单片机！

他抿了抿唇， “你很开心？ ”

“有那么一点点吧。”我合拢大拇指和食指，在他眼前比划了一下。

“我送你回宿舍吧。 ”

家人们，我怀疑他对我有意思，真的。

我的春天要到了吗？！

我想多了。

他是为了谈公事！

“国庆后有个运动会。 ”

我小鸡啄米点头。

“希望一班能好好准备，也没什么大要求，能凑齐人就可以。 ”

凑不齐，真的。

前两次运动会，没有一次是凑齐的。

我眼巴巴地看着他，“贾老师，如果凑不齐呢？”

他低头看我，神情认真，“以后的单片机作业可能会多一点，期末考试也可能难一点。”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我故意放慢步子，走到他身后，狠狠地踩了几脚他的影子泄愤，恶劣的老男人！

他回头看了一眼。

该死，又被他抓了个正着！

我讪笑着解释：“鞋子里有沙子哈哈……”

管他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他朝我招了招手，我迈着小碎步跑到他的身边。

“我看过你上个学期的成绩，其他专业课都还不错，怎么偏偏单片机那么糟糕？”

这就是排课的问题了，谁让单片机基本都在早上一二节呢？

不是我不尊重老师，是单片机它又名催眠术！

这玩意儿根本就不是人学的！（没有说贾俞森不是人的意思。）

“.....看不懂。”

贾俞森挑了挑眉，“真的睁眼看了？”

他在嘲笑我！

我.....

“没看没看，没看成了吧！”

他弯下腰来看我，“生气了？”

我怎么敢生气？您是老师您说了算。

我哼了一声，扭头不看他。

他伸手往我脸上捏了一把，手指冰冰凉凉的，但我却莫名有些燥。

我脸没法要了，真的，被他捏过的地方，现在三千摄氏度往上走（bushi）。

9

我越走越快，身后的人嘴里发出一声绵长的倒吸。

好像出了什么大问题的样子。

我停下步子，转身看他。

他举着被包得严实的左手，“手有点疼。”

愧疚之意顿时涌上心头。

人家好好的一个大帅哥，就这么残了半截。

我跑到他面前，问：“要不去医院看一眼吧。”

他皱着眉头，显然有些疼痛难忍，但还是十分坚强地摇了摇头，“疼着疼着就习惯了。”

“对不起。”

他的眉眼舒展开，唇角漾着一抹清浅的笑容，“那天在办公室不是道过歉了吗？还道歉干什么？”

罪魁祸首的自我修养罢了。

一提起办公室，我就想起了那次烫伤.....

我的脸在升温。

“.....你不方便打字做ppt吧？我可以帮忙。”

我脑子里莫名就出现刚子那句话，“洗衣做饭事小，以身相许事大。”

玩把大的，倒也不是不可以。

“你看得懂吗？”

他又在嘲讽我！

我发出无能狂怒，“不试试怎么知道！”

“好，那我们试试。”他又道：“作为回礼，我给你上小课。”

谁要这个回礼啊！

生无可恋.jpg

我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有一下没一下地跟他唠嗑，“对了，你那天为什么要爬墙啊？”我指了指他的左手，“不疼吗？”

他的语气云淡风轻，“看你们都爬，好像很好爬的样子，就试试了，没想到被你……”

没想到被我踩了。

我觉得他好可爱，他做错了什么呢？只是有一颗好奇心罢了。

他继续道：“那天晚上还没感觉到手有什么问题，第二天实在是疼，这才去医院看了的。”

还好看了，要不然我赔不起。

他这双手，可是要造东西的啊。

很快到了宿舍楼，我和他say goodbye。

“如果明天见不到你，那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他倚靠着树干，挑眉道：“晚安。”

10

第二天我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

一个陌生号码。

我随手接起来，语气非常恶劣，“不买保险不买房子不办卡没孩子。”

那头传来一声低笑，“早安。”

是贾俞森！

我立刻坐起来，卑微道歉，“我不知道是您……”

“嗯，林圩给的手机号，我在你宿舍楼下，”他顿了顿，又道：“下周上课的ppt还没做。”

“等我一会！”

“不急，我在食堂坐会儿，你可以慢慢来。”

我看了眼时间，十点了！

救命！这位昨天怎么不告诉我今天的安排！

我花了三十分钟，洗漱+化淡妆。

一进食堂，我就看见了贾俞森。

主要是他真的太亮眼了，明明吃的是再普通不过的豆浆油条，但却像参加国宴似的，背脊挺得笔直，动作慢条斯理。

我往他肩上拍了一下，然后坐到了他的对面。

他见到是我，问道：“想吃什么？”

我本来想自己去的，但是他已经起身了，我也就不推辞了，“和你一样。”

他今天依旧是白衣黑裤，身材挺拔，腰看上去又窄又细，还有那腿，哥哥的腿不是腿，是塞纳河畔的春水。

想.....

别想了！他是你的代课老师！

既然是代课老师，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吃完早饭后，贾俞森把我带去了他的办公室。

看着那本厚厚的单片机课本，我.....

我真傻，真的。

我光知道周六不用上课，却没想到他要给我补课。

他见我呆愣在原地，朝我招了招手，“先给你把这里讲讲，不然ppt不好做。”

苦笑.jpg

就这样，他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课。

我狠狠地打了个哈欠，肚子饿了。

贾俞森将手机递给我，正是外卖页面，“吃什么，自己点。”

他就没想过放我走！

我恨！

吃完饭后又学了一小时，眼前的字符开始跳动起来。

嗯，我闭眼了，头差点磕上桌子。

一只温热的手护住了我的额头。

那小拇指似是有意无意，轻轻蹭了蹭我的额角。

我迷迷糊糊睁眼，便看到贾俞森一脸无奈地看着我。

“先去睡会儿吧。”他给我指了指办公室里的沙发。

今天走不了了。

我一沾沙发就睡着了。

半个小时后被贾俞森叫醒，继续学习。

他扔给我一本习题册，自己对着电脑敲敲打打。

一只手，倒也坚强。

诶，这不对啊，不应该我敲敲打打，他看课本指导我吗？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他骗我！

“这个不会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来到了我的身后。

我很实诚地摇了摇头。

当然不会，最后一题是编程，我看都看不懂。

他略微弯腰，拿过我手中的笔，在习题册上写写画画，一句一句分析。

笑死，我根本听不进去！

他的侧脸好看得要命！

不属于我的气味也一个劲儿地往我鼻子里钻，清清爽爽，十

分好闻。

我偷偷摸摸在吸。

这个姿势也太容易让人浮想联翩了吧。

我怀疑他在勾引我。

“听懂了吗？”

我敢说话吗？我不敢。

我完全没听.....

这时，林圩打的电话救了我。

“冷冷，我要走了，送我一趟？”

我没好气，“不要，我都快被掏空了。”

贾俞森屈指敲了一下我的额头。

“不要敲了！会变傻的！”

那头的林圩大叫起来，“你旁边的是贾俞森是不是？！”

贾俞森拿过手机，道：“是我。”

“我就知道！我警告你，你别欺负我侄女！”林圩压低声音，但他肯定没想到，我开了免提，“你干什么了把她掏空了？”

贾俞森看我一眼，用手指点了点课本，示意我继续写，“没干什么。”

“你悠着点！她solo了二十年，你是第一个！”

我？？？

“林圩，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我抢过手机，按下挂断键。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贾俞森沉了脸。

看来他不喜欢别人和他开这种玩笑。

我的心也沉了沉。

四舍五入，就是他对我没意思了。

心碎ing。

11

周日。

贾俞森这人真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

才给我上一天课呢，今天就没动静了。

哼。

我踏上了去酒吧的征途。

小姐妹见我来，抱怨道：“姑奶奶你终于有空了。”

我将吉他放好，道：“最近忙着呢。”

“忙啥？”

“忙男人。”

小姐妹发出一声鸡叫，“冷冷你终于开窍了！”

我撇撇嘴，“就是追不到。”

她兴冲冲地拉住我的手，一个劲儿地传授经验，“哎呀，你这样.....”

我懂了，好像又没太懂。

还没等我消化，他们就拖我去排练了。

我，林冷，白天是乖巧可爱的大学生，晚上就是夜店女王（bushi）。

只是一个在酒吧讨生活的小女孩罢了。

夜，FX酒吧。

“无法坠入爱河，说了也没用那就请你别说.....”

我声音够大，又能蹦能跳，气氛很快燥起来。

然后.....我被带走了。

我小姐妹一下台就被人调戏了，我这虎脾气，直接拎了啤酒瓶就往.....笑死，根本不敢砸人，砸的是桌角。

对方怂得一批，直接报了警。

我.....这不按套路出牌啊。

“哪的人？”

“C大。”

那老警察看我一眼，“看不出来啊。”

我对着他傻笑。

毕竟我化着烟熏妆，小吊带配热裤，就很.....辣！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从小辣不怕。

我超爱这种！奈何和我平时的人设不符。

在学校里，我一直是乖巧大学生。

连林圩都不知道我晚上去酒吧驻唱，唱的还是嗨歌。

老警察笔一盖，腿一伸，“叫人领你走吧。”

我：？？？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警察叔叔，我家离这十万八千里，我家里人来不了啊！我在C市举目无亲，最重要的是，我成年了啊！”

老警察没搭理我。

主要是我满身酒气，他现在肯定觉得我脑袋不清楚。

但是那个酒味，是我身上的，不是我嘴里的啊！

我凄凄惨惨地给贾俞森打电话。

其他人救不了我。现在已经十二点了，肖肖她们，根本没办法从宿舍楼里逃出来。

你说爬墙？呵，那面墙的墙头上被学校安了尖尖的玻璃片，再也爬不了了！

“喂？”他的声音带着些刚睡醒的暗哑。

我硬着头皮继续说，“贾老师，救命！”

“怎么了？！”那边动静突然大了起来。

“我现在在恒雅路这边的派出所，你能来一趟吗……”

“等我，我马上到。”

他到时，我正对着搞笑视频傻笑。

派出所的大门被他大力推开，而他手里拿着件外套，面色焦急地找寻着我的身影。

我本来想立刻站起来对他打声招呼的，脑子里却突然出现了小姐妹的妙计。

等他到了我面前，我抱上他的脖子，鬼哭狼嚎，“我好害怕呜呜呜呜.....”

他身上好香，有股淡淡的肥皂味。

贾俞森僵住了，缓了一会儿才往我背上轻轻拍打。

老警察看到了，毫不客气地拆穿我，“你这小丫头片子，还有两副面孔。刚刚一个劲儿地傻笑，这会儿男朋友来了就装可怜，咱们又没欺负你了，行了，回去吧。”

我.....

白哭了。

我讪讪地松开了手。

贾俞森的眼里全是笑意，我.....

流泪了家人们，我千算万算，没算到这还有一个爱拆台的警察叔叔。

贾俞森揉了揉我的脑袋，又递给我一包纸巾。

我擦了擦眼泪，好家伙，我的妆全都下来了。

我都不敢想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他将外套搭在我的肩上，道：“走吧。”

我亦步亦趋地跟着他出了派出所大门。

12

出租车上。

贾俞森问我：“怎么弄的？”

我把今晚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哦，你在酒吧驻唱？”

啊喂！重点错了！不应该夸我勇猛有担当吗？

我点了点头，他又道：“以后不要这么冲动了，有什么事情先打电话给我。”

OMG！家人们，我春天到了！

“我答应了林圩，要好好看着你。”

我想多了。

我凄凄惨惨地玩着手指，现在的我，是个狼狈不堪的脏小孩。

妆还掉得跟个什么似的，我不想活了。

“你今天很好看，和以前不太一样。”

我猛然抬头，贾俞森正偏头看着窗外，他的耳根好像有点发红。

唔，今晚月色真美。

我的脸，也是真的烫。

下了车，贾俞森提出要送我去酒店住着。

我决定不装了。

“我不想住酒店。”我扯着他的衣角，可怜巴巴，“我害怕。”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定定地看着我，双眼深邃而漆黑。

手心出了好多汗，黏糊糊的。

心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我泄气了，“算了，我还是……”

“走吧。”

【后续见专栏~超级甜！入股不亏！一点儿也不亏！】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助手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